

## 第三回 蕉帕持贈邀歡會 詩句推敲猜啞謎

話說牝狐精變成胡小姐一般模樣，分外嬌嬈十分。說：「俺略施小計。胡夫人已患病在牀，小姐日夜侍奉湯藥，龍生必進內問安。我就把窗前蕉葉兒變成羅帕。」只見他將葉摘下，吹口法氣，等時改變羅帕，顏色甚是鮮明。上面又是題詩一首，藏在袖內說：「把這做個鉤兒，將機就計，卻不是好看？我這般打扮起來，誰認得是真是假？」言之未盡，龍生來也。只聽得龍生說道：「剛才胡兄來叫小廝去請太醫，夫人昨晚賞花，怎麼就病起來？」來到此間，過了中堂，那壁廂正是弱妹小姐的臥房。我如今故意做錯走路頭，撞將進去，看道怎麼。呀！門兒閉上。在此我且拚個紅臉，憑他搶白一場。扣他幾下：「開門開門。」門內問道：「是那個？」龍生道：「是我。」那假小姐開了門，見是龍生，故做莊厲之色道：「呀！我只道哥哥請醫回來，原來是龍兄。為何到此？」龍生道：「小生聞知夫人有恙，特來問安。不想誤扣了小姐的門兒。望乞恕罪。」說完就打下恭去。假小姐道：「母親臥房你豈不知？自古道，男女授受不親。你此來非出無心，我就去母親跟前說個明白，看你怎生發付！」龍生道：「小姐不要發惱，小生天涯孤客，骨肉無依。幸蒙伯父母相留，今日偶因錯走，便涉嫌疑。小姐必欲告訴堂上，使小生置身何地？望乞海函，饒過這次。」又打下恭去。假小姐道：「一定要說。」龍生急躁道：「咳！既然如此，小生就此告別去了。」假小姐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龍生道：「心既不明，身難久住。天長地闊，何所不容？只是於伯父母處不能一別，於心缺憾。」那假小姐忽又改成媚容道：「呀！龍兄，你元來是個真誠君子。你到無心，我卻有意。你在我家五六年來，人非木石，焉得無情？今日母親在病，爹爹又不在家，我有幾句話兒，一發對你說了。」龍生道：「小姐有話，請快說些。」假小姐道：「你既不棄小妹，何不央個媒人，向爹爹跟前求我為婚？那時老天憐念，百歲和諧，豈不是好？」龍生道：「久有此心，敢不從命。」正說話間，忽聽喝道之聲。假小姐道：「是我爹爹回來了。你妹子有羅帕一方，你可收著。帕上有詩一首，你慢慢去看，俺須迴避也。」龍生道：「小姐既已退去，我若出去，到惹他疑，不如站在西邊廊下，自有道理回他。」

卻說胡連隨著陳醫官，遇著胡招討回朝，一並到衙。胡招討道：「龍興快備金錢，待我占一課看。」又向陳醫官道：「請足下少坐，學生就來奉迎。」轉到內院，見龍生在西廊站立，問道：「呀，龍生為何在此？」龍生道：「小生聞知老姆貴恙，進來問安，在此等候。」胡招討道：「多累了。」龍生道：「不敢。」胡招討道：「敢煩賢姪到東廳陪陳醫官少坐，即來相請。」龍生道：「領命。」遂自出去。胡招討道：「胡連，你同妹子小英扶母親出後堂來。」胡連道：「曉得。」他們遂將夫人扶出坐定。胡招討道：「夫人，太醫請到了。替你診脈下藥。」夫人道：「生受相公。」胡連道：「爹爹，你要放正經；醫人不是好惹的。」指著他母親道：「此位是什麼人？」胡招討道：「蠢才，是你母親。卻怎麼說？」胡連道：「可知道既是在下母親，卻是你的尊正。終不然教那醫人躡手躡腳，摸上摸下，成什麼規矩？」胡招討道：「依你怎麼樣說？」胡連道：「母親的病又不是胎前產後、吐血中風，不過是花園裡受些風寒。待孩兒對醫人說，是這等這等、那樣那樣，下兩帖柴胡、半夏的藥，怕他不好？」胡招討道：「這到有理。」胡連道：「如何？」胡招討道：「可將禮儀一封先送陳醫官，就將病體委曲與他一說，要他留藥三劑。說我改日面謝。」胡連道：「曉得。」胡招討道：「夫人，你身上卻怎麼樣？」夫人道：「頭痛發熱，口苦舌甘，還覺心跳。」正說話時，只見胡連走來說：「小英快通報，說龍相公來問安，教小姐迴避。」卻說龍生望著小姐，丟個眼色，絕然不睬，竟自避去。龍生背地道：「小姐恐哥哥看破，做個冷臉子去了。」胡連道：「爹爹奶奶，龍生在此問安。」胡公、夫人同道：「有累了。」龍生道：「豈敢。」胡連道：「藥在此了。上面寫著一個草頭，三個一字，兩個田字，是什麼東西？」胡招討道：「咳，怎麼了，難道『薑』字也不認得？那太醫說是什麼病？」胡連道：「他說風寒交並，食裏痰。」胡招討道：「他用什麼藥？」胡連道：「不過是木香、豆寇，開胸竅。」龍生道：「那太醫藥也下得好。」胡招討道：「便是。」叫小英把藥拿去，教小姐親自煎好，扶奶奶進去服藥。對龍生道：「賢姪，今日多有勞了。」龍生道：「好說。」胡連道：「爹爹，母親有病，孩兒又不耐煩割股，又不耐煩借壽，有個小意思在這裡，不知爹爹肯麼？」胡招討道：「什麼意思？」胡連道：「替母親衝一沖喜何如？」胡招討道：「休得胡說！你送龍兄出去。回來扶持你母親便了。」這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龍生回到書房說：「有意栽花花不成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小生為弱妹小姐整整想了數年，今早把幾句話兒動他，元來他也鍾情於我，就與羅帕一個。他說有詩一首，慌忙之際，不及展看。且把門兒閉上，待我看它則個。」遂將帕抖開一看說：「好一個嬌滴滴綠羅帕兒。果有詩句在上，待我念來：

花散清香月滿輪，園林裝點一時新。

晚霞到映深閨裡，會春簾櫳處處春。

這怎麼解？又不是閨怨，又不是情詩，一定有個意思在裡頭，一時想不出來。煩悶人也。小姐小姐，你方才分明說的俱是此婚姻話，為什麼詩句上偏說到天上月、晚來霞，這是什麼意思？莫不是戲耍我麼？待我仔細尋味一番：想他說話之時好不親熱。他唇脂一縷，香氣撲人。這詩句兒令我三思，總猜不著，好生急躁！呸！是了是了，他把四個字兒放在句上，約我花園晚會。我那小姐，別人才學藏在肚裡，你的才學放在頭上。我早知你繡口香腸，定有啞謎了。今日被你弄得不好不耐煩。到手之時，先要罵你幾句。被窩裡、枕頭上、耳根畔，罵你個作怪活冤家。我想，花園正在小姐臥房之後，不能容易進去，怎生是好？且打發龍興出門到那裡，再作計較。」龍興那裡。」龍興道：「有甚吩咐？」龍生道：「你去請白相公，明日早來一會。」龍興道：「今日晚了，明日去回罷。」龍生道：「你就在他家歇了，好要他早來。」龍興道：「這些讀書人最要背後尋事。我在那裡歇了，到是主上門買賣了。」龍生道：「哇！快走。」龍興只得去了。龍生道：「小廝去了。只是天色尚早，好生急煞人也。」且住。小姐到約定了，還有這些丫頭怎麼擺脫得他？料想小姐自有方法。我龍驤從不曾乾這宗買賣，到那時，摟時手麻，做時心怕，卻怎麼處？呸！龍驤龍驤，你若見了他須??，揀不得這搭和那搭，只得等待便了。

欲知佳期成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